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十

元 周南瑞 編

碑

湖廣廉訪使題名碑

劉辰翁

春正月而歲新人情改飭修潔必無肯復仍其舊者重  
天道也故湖南肅政廉訪司之題名始此肅政廉訪司  
者至元二十有八年以按察司玩廢更其名首選當世  
人望有風力者為之觀聽竦然如霆行空必將有所滌

蕩震勵至之日列城肅然湖南帶嶺嶠隔江漢地大去  
天遠地大故難治去天遠故不盡聞今其民安俗便不  
待勸而救貪夫遠利知恥雖欲假一二以徇而厥罪無  
由又如秋之為令行於草木已而惟見天高而氣清潦  
霧俱盡自亦不知其所以然者於是廉使之建逾年矣  
佯求文於廬陵以為之記重新制也按春秋未筆削之  
前楚有檣杪專記人之惡夫子以春秋易之而義著於  
春秋湖南故楚貪利之地昔也如檣杪而諸君子之肅

也亦如夫子之為春秋恭惟聖天子之命則有辭矣且  
按察猶廉訪也而必易之而肇揆之曰肅如加冠彌尊  
豈貴名哉顧諟之矣按察者日求人之過而肅政者先  
正已而已矣漢萬石君家不言而令行小不釋意子弟  
至無所容措況立乎百官庶民之上不見其形視其影  
所謂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者豈可以旦暮致哉意必有  
出於擊斷斬伐之外矣方諸君子之來也湖南之人相  
與聞而喜曰是嘗為某官者在事之諸賢又必有聞而

興者曰是嘗以玉雪稱者則亦不待褰帷正色攬轡揚聲而不仁者遠矣此其想見丰采隱然而在題名之先者也他日之奏事而歸也都人士聚而觀者不又曰是嘗為湖南廉訪者夫使天下移風易俗回心而嚮道者其在斯人乎此其屬饜厚望藹然而在題名之後者也吾江西人也昔者得之徐公子方馬曰是嘗為湖南按察者是嘗為湖南按察而肅者是碑之立鏘然如子方前後聯裾疊佩鳴玉相應不知其亦萬一有能為江西

來者乎獨後我乎蓋願言不獲如見其人

天下同文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十一

元 周南瑞 編

碑

華陰清華觀碑銘

盧 摯

大華維嶽頽崧瞰岱培塿天下山山多嵌巖峻峰嵬石  
水多飛瀑駛湍樹多柏松栝檜杉櫨土田上腴與九貢  
雍合種宜良莛嘉穀其草木知方術志服食者能采掇  
以供靈餌奇品其民好老氏言有漢文景相國何參涵



靡餘俗其巔明星玉女諸峰古列仙之所往來故其下  
多黃冠居中峰之麓曰雲臺宮址東峰而觀者曰清華  
歸厦屋於灌木叢薄間仰高為適必之雲臺清華規制  
殺隆雲臺蜿蜒紆餘而擅登望之勝鄉予自秦移洛懼  
暗劣不任郡寄宿留於華容渭南孺隱者郝氏凡在月  
時道介主舍生徜徉雲臺覽略天寧歟白雲紫微之局  
過華岳觀酌醴泉酸玉女以造真常之宇窮探幽討得  
清華焉予遨清華屢矣每之焉必自郝氏遵行畎澮徑

通衢而南陂陀起伏樹林冥迷雜英野蔓輻輳聯綴雞  
犬之音喔嚶狔嚙迤墟曲旄羣稚乳痴僂提攜於荆  
扉棘楚之間始則熙然以喜復愀然疑得無山靈善幻  
斷武陵仇池挈之華以境於清華也耶旣盤壑陟阜而  
至則徘徊徙倚縱目八極渭流驚東入于河中條欲西  
馳馮翊沙苑之野平蕪點樹渺漠無際叢祠歔歔樓觀  
切雲霄俯接邑聚阡陌廛井如畫蒼龍騰空仙掌下招  
飄飄然有乘虛御風之想高嘯孤咏磅礴宇宙不覺日

之夕也主是觀者鍊師張姓名曰志希其字望之其術得之養素養素得之無礙無礙得之丹陽丹陽得之重陽重陽得之象罔無礙田姓元普名子和字無礙號也幼服道士服入秦耽悅山藪恬夷朴素氣拔倫類旣遇至人以全其貞丹陽之歸海上無礙侍行留菴於華承師訓也遊方所得取友必端於是王姓居中名者晦迹業履號稱有道煦濡求聲蘭襲玉琢切乎其相資薰乎其相成居中之蛻田復東邁遵海以印術丹陽參契劉

長生神山而還無礙之道標望關中矣弟子殆千餘指  
以居隘不足受衆南其居里所里曰小堡墅曰王墅土  
膏墳埴地勢敞爽其主王氏以無礙之樂之也歸以其  
地叢力徙築其興歛焉崇構睥象旣翼孔嚴列徒之序  
休賓之舍庖庾庫廩圓畦之類井然有條無一不具謂  
之南菴留跡未幾上征及期夫綿用谷神先後天地奚  
贅於儼冠履敷言筌而詒其徒神委形以愆世然真粹  
之精見諸物化者亦靈異哉元命維新仁物尚玄即無

礙之號冠以慧照追贈真人田逝金季菴燬於兵養素  
復之踵武前模無替其舊閱紀而後有成昔之圃蓬藿  
址賁礫者暈題節絢丹雘矣宅狐兔場樵牧者環簪裾  
鏜鏜鼓矣清和尹君名菴曰清華後因名匾觀其菴者  
貞常李君養素姓毛氏道行大槩與夫清華肇基再造  
之緒儕素之厯者凡八人記刻詳焉素終希嗣清整肅  
括幹力裕然益崇增辟斥廣田疇豐積饒蓄倍蓰先業  
趙尊師者志堅其名號曰通真與咸希績趙姓敬信名

者實左右之蓋予見聞清華者如此元貞丙申予滿河  
南即移家登封崧亦多隱人羽客之所栖托間仍其徒  
經丘綠崖周章跌宕抵掌言論極海內名山水之區未  
嘗不西望悠然亶亶清華時也歲云暮矣志希敬信犯  
慄冽跋嶇嶽發潼華出崤澠往返千有餘里東抵洛汭  
又東踰轆轤訪予於山中曰昔公寓華不陋清華不野  
希輩頻枉後乘以寵丘壑旣貞公之詩於鐫惟是清華  
田渠毛黻日登其隆庸次於希貌焉希也觀水無術負

薪有覲顧於前人經營敕藏之謹期待畀予之重夙夜  
憂惶圖維副稱徒玩歲愒日竟不能一髮又嗒焉兀坐  
不求之昭代篤古修辭善言德行不移流俗者揭兩師  
之懿將遂沈泯無聞希咎責逾不可追倘夫子不靳貽  
之文亂以聲章裁葛天氏之謠頌諧軒轅之律呂希則  
持以歸醮靈皇玄祖奠師真也擇善步虛者歌以格神  
然後樹碑無為之庭式耀今古豈惟鍤希之愆清華慧  
照而亦相與不朽矣予惟今之老其流全真其學者幾

人能退伏沖漠守雌用晦下後其高先果於師說以合  
乎吾子顏子實虛有無者誰歟能矣能尚文悅古道不  
眩庸翫俗者誰歟求如之人也久矣望之望之詩不云  
乎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又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望  
之望之鍾者然耶關所得耶雖然予非其人也予無以  
應其求也予有激於中也予不獲辭也既述其事復準  
楚人詞太乙司命諸神者繫之辭俾後擬騷學仙者交  
有稽焉無礙趙城人養素平陽人志希秦人記清華者



奉天陽煥然今文其碑者涿郡盧摯其詞曰

曩恭皇之渥命兮返周原于載驅將稅駕于洛汭兮迺  
東遵乎少皞之墟旣儻徊以翱翔兮躋貞人之所廬澡  
蘭湯之芳潔兮飴沆瀣之玄舖被虹霓之奇服兮英雲  
連蜷以承車駢蒼螭駟素虬之蠖略蚴蟉兮鸞鳳翾翾  
其翼予挾關尹于岩之阿兮求柱史之馬如羨門蕭以  
擣言兮趨王喬之飛鳧搏扶搖而上九萬兮羌六月之  
一息彼蜩與鸞鳩兮搶榆枋于丈尺夫微心于大空兮

即無疑之貞宅麗其所以棲神兮亦猶抱一者之營魄  
火昆岡于曠塵兮孰職畔乎玉石化榛莽而金碧兮疊  
嗣玄之孔力擊鐘兮考鼓靈皇皇兮來下豐隆導前兮  
從蜚廉戒羲和為之御瑤席兮琬俎蕙肴兮桂醑邀廣  
成兮崆峒來浮丘兮縣圃驅厲鬼兮四裔遂嘉生兮九  
土民欣欣兮阜康紛穰穰兮靈之祐穹堂兮邃宇華之  
祇兮訶護壽吾皇興兮終古

天下同文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十二

元 周南瑞 編

序

送暢肅政純甫序

姚燧

歐陽子為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雋之士計不  
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  
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猶  
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為恃以待他

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為快而失之為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然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之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勉人無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定筆試為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為士林禦侮之一技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為彼忠厚者

不欲遽相斥笑姑為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  
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既示之人且就正於吾先師  
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  
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  
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  
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  
亦不以示之人矣純甫自言得予隻字一言不棄而錄  
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能得其

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喜鼓缶者乎然  
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  
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也  
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猶以失  
之為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可以置予為哉則為去聖  
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  
夕腐耳豈有一言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  
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己足為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

取海內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寔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為未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代乎將恃夫莅民既為循吏持憲既為才御史富民又為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於為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於密也由積而為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於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予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為失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於其別也叙以問之



天下同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十三

元 周南瑞 編

序

送段郁文序

劉辰翁

郁文段君以東平書生為吾州知事數相過論文說詩  
氣相同甚善然北來馬上君獨守文飾吏視書如律得  
不迂滯踈廢吾南士政坐此他日聞某事某事強人意  
必郁文郁文及甚剛難事之長蒙茸柄鑿鮮不決裂敗

意君從容其間能使曲就條理感移變化而人不知亦由其審細不倦而又平心以觀理微言以達意故侃然獨立而弗忤使專政得民不愆於素所為講畫詎止此吾平生觸事感憤或急欲語不自達雖消磨至盡終覺激至梗塞故知為郁文者難也吾州事紛糾百他郡語言成市吾閒居絕物猶有議其傲病其貞者罪不可亮故知為郁文者難也惜也君去我使我無益友以文過使吾民不得豈弟以邇獨有一於此推此心事長上位

宜得輔推此心事君無遂事而諫物之蒙利者當益廣而予獨不得不闕然者郁文不當獨厚我也嗟乎復有虛心好問如郁文者乎蓋顛倒羅列之餘而皆君所自有也

長沙死事本末後序

趙文

嗚呼丙子之事長沙郡死事者不可勝數其大者帥肯齋李公芾總漕泉岩鍾公蜚英不至一時溝瀆如趙府園池赴水死者數千運司園樹自絕脰者如偃仰纍纍

城破日城中無虛井而家自相屠縱火焚尸者比比而  
是圍城三月死鋒刃死矢石復不知幾千人是何楚之  
多鬼雄也抑聞其死而無名以傳者既可悲至如泉岩  
鍾公死而不得名更得謗雖公心事上通於天自靖自  
獻於一祖十四宗者浩然無愧忤天下後世之知與否非  
所計然志士仁人殺身而不得成名閭巷小人但見其  
迹自為臆說知其事者復坐視不為一言曰何預我事  
如此何以學士大夫為余得李君元美所為長沙本末

載公死事甚悉元美在圍城中親見公死非他人傳說者比則又曰元美公之婿論出於其婿誰能信之計公是時所欲為預謀者不過心腹數人數人之中生存者無幾幸而有一元美親見其事述之以語人則又不此之信而間巷臆說之信亦真昌黎所謂不樂成人之美者矣余每見長沙士人嘗在圍城中者以李鍾二公之死問之徃往有能言者大抵與元美說合公生平以人物自負亦頗好奇其死而得謗亦好奇之報也太史公

言臧獲婢妾猶能引決長沙一城人引決者何限豈以公之勇而不能求一決而死自以為賢於溝瀆公之止如此而不知其事之難計之左以受身後之曖昧也夫所貴乎昭讒雪枉悼屈哀窮者謂其拔之曖昧而光明之也若肯齋之死則何俟乎言程嬰曰死易立孤難爾公孫杵臼曰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悲夫使程嬰之事不成亦孰知嬰之後死難於杵臼之先死哉觀肯齋之告泉岩曰芾老矣不能為此公善自圖之

萬一事成弔為厲鬼相助此與公孫杵臼自為其易而使程嬰為其難蓋相類泉岩之事不幸無成使其得如豫讓一擊衣而死誰不快之誰謂公之死不光明俊偉哉公倅廬陵時寔提督鷺洲書院余以諸生間得見頗以文字見知未幾則公去廬陵矣非深交也竊獨悲公盛心大節不表見於後世故書之元美編後公之精神往來霄漢之表未必不聞吾言而猶然笑之也至元癸巳十二月前太學進士廬陵趙文拜手書



天下同文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十四

元 周南瑞 編

序

送郭肅政安道序

姚燧

書有道有體有勢謂為大耶周官則班之六藝謂為細耶次之禮樂射御難耶舉天下之人孰不為之易耶則曠一代能名世者不數人若是者亦未可以細視易言之也斯其道也其體則有篆隸草三等本而上之草出

隸隸出篆則篆者書之源或曰隸而下有正走則曰唐  
湖刺楊漢公跋千祿字書以顏魯公隸書為盡鍾繇之  
精能則正者實隸也其勢則有拘有放篆譬則弁冕端  
委之人將執事於郊廟于其趨縮縮其循周旋則至  
圓不能加規折旋則至方不能過矩隸則常服燕居不  
可以多拘家人視以為嚴君而亦不可少放草則雄勇  
武夫纓曼胡而衣短後挺矛運鉞進踴退躍橫入旁出  
頓挫起抑揮霍斫拂極其放而惟吾意之所至焉然為

是者雖出乎手而心為之師心拘亦拘心放亦放未有  
心放而能篆心拘而能草勢必至理必然者也走嘗觀  
今為篆者無枚舉其誰求一蹴而可臻古人之閭阨者  
則郭肅政安道一人焉耳夫曰為是拘藝則心存而不  
放豈不幾於克念作聖者耶視走之惟事乎草心放而  
不知拘者遠相萬也安道號西塾好學而善文無乎是  
則書不能獨振耀今之世矣將別而糾郡於岳叙以問  
之

送易數梁生序

并詩

李謹思

易堂梁氏丁挾數以遨求詩若文歸華其堂屢質於予  
予曰嘻乎而將歸乎而誰與歸歸有方乘焉有鄉先生  
焉習其讀問其傳不知其人可乎某也漢上某也梁溪  
其於易也醉心焉平生脫稿神為護持硯池筆塚靈氣  
浮動至於今不死公宜避堂以舍之潔齋十旬四無人  
聲函弦吾詩亂以商徵其趣虛而一其音清越以長若  
恍若惚若或感通從而端拜俟命焉若或夢兩翁鑒其

方心納以神策厥惟休符厥學當大進詩曰

羲皇去我久無地供冥搜妙言聊云云遐瞻莽悠悠晨  
鄉展瑤匣夕炬橫牙籌為言古龜龍不隔風馬牛向來  
實地人亦企空中樓居然神界敞倏爾飛光適寥寥北  
學餘奕奕東家儔叢書擁西洛挾策行南陬芟荒出遠  
景決湘延清流事當艱虞初功與經濟倖靈蹤遞蚺蜺  
逸響遙颺颺何當夜半期強作三日留三熏奉談塵再  
拜停歸騶盤礴了卓濶挾槩窮微幽為天補閏餘與世

懸春秋時傾付墮甌運值仍虛舟不聆車馬喧賴有逍  
遙遊十歲我几傍兩翁公屋頭城古鶴方還山深虹更  
浮物化難重尋客行將小休筵筍擬吉旦椒桂隨嘉羞  
遺子送迎詞非翁誰諒謀

天下同文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十五

元 周南瑞 編

序

送蒙古荆教授序

趙 文

古今書殊文一貨字也黃帝帝嚳高陽商周之貨齊莒  
之刀凡十三文一金字也古幣黃帝貨帝昊帝嚳金商  
之鍾周之鉦晉之鼎凡七文蓋古之書特以代結繩有  
文無義其依緣意想而取象皆古人所為爾吾嘗疑國



書本於梵書華以一音該一字梵以一字貫數音其左旋其偏纏其橫綴皆有今國書意華有象形之文梵亦有之如歲之為縛是也其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皆字母所生華嚴經載善知衆藝童子得菩薩字智已有四十二字字母之說故知國書似出佛書也今天下言佛之言字佛之字吾佛國之民也蒙古教授真定荆飛卿精於國書初豐城既改富州頒州印用之且十七八歲飛卿至辨之曰此撫州非富州也然後州請於朝而改

鑄焉富州印字荆教授始飛卿教授於此人人愛其和  
易可親吾極欲從君學奇字恨老矣

送黃觀樂連州學正序

劉將孫

往予將入閩與觀樂遇東湖之上觀樂慨然有歸志予  
強之小忍觀樂掉頭不顧曰吾館穀幸不乏徒為諸君  
甘言飴我使我在比如雞肋予復上下前輩出處遇合  
以室其意去四三年予歸自汀聞觀樂奉省檄為連州  
學正相見復愀然曰吾歸休矣問何故則具言連遠諸

不便狀今年方厓蕭御史別時約為金陵來訪治行而方厓遽盛年去我念平生知己初出山也惟是公之故今其已矣初遇處復爾吾本色止合教書爾三誦后山妾薄命篇相視潛然復示予以其祭文詞指尤哀予為鄉舉先進魁大學第初筮掌教連州今以州不設教學正教授等耳其亦不可少也觀樂誼高而志遠殊不屑焉惟斯人斯才之日老也則張皇連州之美倡其親若友而道之以言曰陽山天下之佳處也山水之勝昌黎

固以為有名平生作記惟燕喜亭與滕王閣而二劉夢  
得以炎州之涼墟則與中土無異張南軒賦為八景則  
又與衡湘抗衡唐之劉韓後來魏公父子皆嘗居之若  
東西州繁富雄麗則有之矣人物地望無是也君所為  
不足者特夫人而得所宜乃鬱鬱居此抑吾聞之無味  
者其足味者也地雖僻必有善士道雖遠未若昌黎夢  
得之所為來學雖少廩稍薄亦未必無一囊粟也率其  
父兄勗其子弟友其賢士大夫飲水而讀書觀山而訪

古安往而不得吾貧饗儉有餘福用寡無遺責擅清事  
足盡興以此視彼豈不足味耶抑吾又聞之前利者後  
趨往諸老嘗為言吾州仕者連為利如曾東軒蕭南谷  
陳靜山皆善於連或自連而升朱約山婁子郡不上獨  
守連終更夫觀樂之聞斯言也豈不足以行矣夫

薛昂夫詩集序

王德淵

薛超吾字昂夫其氏族為回鶻人其名為蒙古人其字  
為漢人蓋人之生世封域不同瓜瓞綿亘而能氏不忘

祖孝也仕元朝明聖之代蒙元朝水土之恩名不忘國忠也讀中夏模範之書免馬牛襟裾之誚字不忘師智也惟孝與忠智根本立矣文藻柯葉又何難為今觀集中詩詞新麗飄逸如龍駒奮迅有並驅八駿一日千里之想振珂頓轡未見其止雖然孔孟生知淑質學猶有漸況其下者乎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是四十以前孔孟猶慮有時而動心矣昂夫之齒尚少余甫三十有一余與期之於十年之後德充氣老閨中肆外花殞

而實甘糠揚而米鑿必有非復前日吳下之嘆且金日  
磾珥躬於漢哥舒翰建節於唐率多武臣少見文士昂  
夫誠能實進川增獨破天荒異時列名於儒林文苑傳  
中出類拔萃超越前古顧不偉歟

天下同文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十六

元 周南瑞 編

賦

大都賦

并序

黃文仲

竊惟大元之盛兩漢萬不及也然班固作二都賦天下  
後世誇耀不朽今宇宙昇平宜播厥頌文仲幸生聖世  
獲覩大都雖不克效其聲牙之文繁艷之語亦不願聞  
其奢靡之政浮誇之言謹撫其事撰大都賦上於翰林



國史請以備采擇之萬一其賦曰

有客以風雲為氣江海為量一蹈萬里顧盼伊壯嘗掉  
鞅金陵鼓枻錢塘浮汴入洛西游咸陽臨殘城之餘景  
黯烟草其悲涼悲哉敗國之迹何必於此乎彷徨方今  
天廓一宇地合八埏皇居帝闕新宅于燕萬方臣妾罔  
不後先猶北辰之朝列宿東海之會百川今也不往白  
首何年道齊魯以前邁歷趙魏而北轅亦既至止觀於  
都門非雷而喧非電而奔愴兮怛兮殆失所存大都主

人目而招之曰子豈出蛙坎而望滄渤脫蟻封而覩瑤  
崑者耶何神志不定四顧市人若將襲而問之也客曰  
唯唯予行天下多矣獨此大都足不及履城闕之雄風  
物之異幸子告我毋以為鄙竊聞燕之為壤古曰幽州  
召公拓其規昭王闡其猷慕容據之以爭中夏完顏臨  
之以朝諸侯名踪勝跡萬歲千秋子能舉之否乎主人  
撫掌而笑曰固哉客之問也彼小國一君偏方一主朝  
盛夕衰何足以語維昔之燕城南廢郭維今之燕天下

大都宇宙千齡而啓運帝王一出而應符山川改觀民  
物易居開天拓地自作制度豈輟人之軌而躡人之跡我  
太祖皇帝之龍興也乘乾位而王水德耀玄武而撫璿極  
鐵騎長驅金燼奄熄控扼南邦于焉駐蹕列聖相承有  
事疆場顧宮室其未遑日飭厲乎兵革世祖皇帝神聖  
武文旣傳國以建號復紀元而書春操轡策而馭羣雄  
臨水火而救兆民授閭閻鉞者如靖如勅運廟謨者如張  
如陳有角皆崩無擾弗馴雨露所被知其澤風霆所至

知其神是宅是圖以取以守恢皇基於億載隆畿制於  
九有因內海以為池即瓊島而為囿近則東有潞河之  
饒西有香山之阜南有柳林之區北有居庸之口遠則  
易河滹水帶其前龍門孤嶺屏其後混同鴨綠浮其左  
五臺常山阻其右所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與海岳相  
為長久者也迺樹厥墉迺鳩厥工畫萬址以効地連萬  
雉而橫空高謂山兮何平長謂堤兮何崇闢門十一四  
達憧憧蓋體之而立象允合乎五六天地之中前則五

門駢啓雙闕對聳靈獸翔題而若飛怒猊負柱而欲動  
東華西華翼其旁左掖右掖夾而拱開厚載以北巡迤  
邐乎行在之供奉內則宮殿突兀樓閣扶擁如峯之攢  
如濤之涌瓦與天一色而琉璃滑壁與霞爭光而臙脂  
重宕宕堯堯縹縹渺渺金楫雕楹華棹彤檠揭崇天之  
扁於雲端卓鎮雷之竿於漢表奮角張牙衡脊鼓翼浮  
動於蒼松翠檜之杪後則奇峯怪石巒巒屹屹異葩珍  
藹檀檀藥藥紅者珊瑚青者琅玕亦肪其白亦錦其斑

中有虎豹犀象熊豕鹿猿鷹鵬鷄鶻猛足健翰莫不承  
恩被澤飛走乎其間又有西天比丘傳戒伏魔手繙金  
字頭茸赭毛輦內舁酒鳴鼓吹螺居之圓殿為國護持  
出入清禁莫之誰何上有廣寒莫於嵯峨聽政之暇憂  
民之勞御步輦以臨幸垂天目於秋毫下引西山之淪  
漪蟠御溝而溶溶經白玉之虹橋出宮牆而南逝以佃  
以漁以舟以楫普為萬民之利聖人之心可謂至矣且  
以一統之大四海之富非不能窮美而極麗固將昭恭

儉之先謀垂法則於後世也于是東立太廟昭孝敬焉  
西建儲宮衍鴻慶焉中書帝前六官稟焉樞府帝傍六  
師聽焉百僚分職一臺正焉國學崇化四方景焉王邸  
侯第藩以屏焉神州赤縣首承令焉彬彬乎簪笏之林  
古無此盛矣乃關東渠登我漕運鑿潞河之垠塲注天  
海之清潤延六十里潞以九堰自汴以北者輓河而輸  
自淮以南者帆海而進國不知匱民不知困遂使天下  
之旅重可輕而遠可近揚波之櫓多於東溟之魚馳風

之樯繁於南山之筍一水旣道萬貨如糞是惟聖澤之  
一端已涵泳而無盡論其市廛則通衢交錯列巷紛紜  
大可以並百蹄小可以方八輪街東之望街西髣而見  
髴而聞城南之走城北出而晨歸而昏華區錦市聚四  
海之珍異歌棚舞榭選九州之穠芬招提擬乎宸居廛  
肆至於宮門酤戶何曄曄哉扁斗大之金字富民何振  
振哉服龍盤之繡文奴隸雜處而無辨王侯並驅而不  
分屠千首以終朝釀萬石而一旬復有降虵搏虎之技



援禽藏馬之戲驅鬼役神之術談天論地之藝皆能以蠱  
人之心而蕩人之魂是故猛火烈山車之轟也怒風搏  
潮市之聲也長雲偃道馬之塵也殷雷動地鼓之鳴也  
繁庶之極莫得而名也若乃城闔之外則文明為舳艫  
之津麗正為衣冠之海順城為南商之藪平則為西賈  
之派天生地產鬼寶神愛人造物化山竒海怪不求而  
自至不集而自萃是以吾都之人室無白丁巷無浪輩  
累贏於毫毛運意於蓰倍一日之間一閭之內重穀數

百交湊闐闐初不計乎人之肩與騾之背雖川流雲合  
無鞅而來而隨消隨散杳不知其何在至其貨殖之家  
如王如孔張筵開宴招親會朋誇耀都人而幾千萬貫  
者其視鍾鼎豈不若土芥也哉若夫歌館吹臺侯園相  
苑長袖輕裾危弦急管結春柳以牽愁佇秋月而流盼  
臨翠池而暑消褰繡幌而雲暖一笑金千一食錢萬此  
則他方巨賈遠土謁宦樂以消憂流而忘返吾都人往  
往面諛而背訕之也言其郊原則春晚冰融雨霽土沃

平平綿綿天接四目萬犂散漫今鴉點點千村錯落今  
蜂簇簇龍見而凍根載茁火出而早麴漸熟柳暗而始  
蒔瓜棗花而猶播穀栽草數畝可易一夫之粟治蔬千  
畦可當萬戶之祿寒露既零雄風亦過率婦子以刈鉏  
憂氣候之蹉跎來輶去轂如亂蟻之潰殘垓千圉萬庾若  
急雨之漚長河爰滌我場其樂孔多有門外之黃雞玄  
蕪與沙際之綠鳬白鵝收霜菜以為菹釀雪米以為醢  
社長不見呼縣官不見科喜豐年之無價感聖化而謳

歌嗟夫飢者帝食之寒者帝衣之居者帝安之亂者帝  
治之中統之深恩至元之厚惠民之思之庸有旣乎矧  
我皇上繼二世之洪烈紹六世之宏基明侔乎兩曜令  
信乎四時惠顧下土載謀載維謂一農不遂其耕則四  
民或受其飢傷我畜者虎狼害我苗者鹿麋每歲孟春  
親御六飛南臨漫衍大獵乎滌水之湄萬騎分馳霆奮  
飈發弦鳴禽落網動獸蹶百鵲舉層雲裂羣獫奔歲草  
絕飛者委毛走者僵血虞衡奏功天子乃悅匪耽意於

遊畋將講武以蒐閱畢獻禽而行賞迴翠華而北轍遂  
幸上都避暑於朔慮牧畜之妨農逐水草於廣漠雲燦  
以南旣芟旣穫徐擁輿衛母俾民虐十官領至羣樂大  
作天子之心為民而樂彌畿甸之十里悉扈駕之部落  
維牛維羊維馬維駱貧民以百計富者以千約民之五  
雞二彘何遼邈哉由是慶區宇之昇平彰穹昊之明貺  
嚴聖心之翼翼爰潔備乎祀享道流間南北之音釋子  
雜番漢之狀步虛而歎鸞鶴演樂而供獅象穆穆在前

赫赫在上非沈非甲而在乎明德之馨香於戲列祖造  
之聖主保之賢臣佐之兆民好之上帝無私善必報之  
詩以太平為萬年書以皇極為五福天人相與之際殊  
無奇術異道也猗歟盛哉大都之事何可勝紀吾網提  
而領挈之使爾啓聾而聽刮盲而視嘗鄙夫二都之賦  
蟲魚草木何太瑣細吾若效之將與子談三月而不止  
客曰然醯人誇釀酒人誇釀母怪乎當時之士好鼓舌  
而搖唇古我帝王自冀至洛惟以都名漢晉東西因以

方名吳蜀魏汴咸以地名今名以大誇孰甚焉主人變  
乎色曰爾言過矣豈謂鴻之翮而猶鵬之翮蜥之鱗亦  
猶龍之鱗耶大之為義無匹無倫非我皇上之德疇克  
當之汝復坐而聽我所云帝不爭土王始制地始焉萬  
國終焉七氏畿封之內會盟戰誓自君自長何有於天  
子厥後能一統者秦漢晉隋唐而已西至乎玉關東至  
於遼水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得從者失橫有此者  
無彼大哉天朝萬古一時淶江成血唐不能師今我吏

之遼陽高麗銀城如鐵宋不能窺今我臣之回鶻河西  
漢立銅柱馬無南蹄今我置府交占雲黎秦築長城土  
止北陲今我故境陰山仇池馱古螺髻顰面雕題獻葵  
效馬貢象進犀絡繹乎國門之道不出戶而八蠻九夷  
謂之大都不亦宜乎客曰博哉予之所言上周乎乾下  
括乎坤故能獨高萬古而號曰大元于是主人曰未也  
爾知其大未知其所以大是猶遠望巨峯而不見其址  
近覩長江而不見其源吳起不以西河為美而德其美



婁敬不以洛陽為安而德是安況巍巍蕩蕩之境必有  
強其本而壯其根者也且夫陳主歸隋周王入秦山陽  
祖送萬古悲辛惟我國家待降以賓藐江南之趙孤能  
納土而稱臣既寵之以封爵復全之以終身彼南巢之  
放猶有慙於古人孰大乎吾天子之仁元封殫力西南  
之墟貞觀暴骨東南之土一人逞欲萬姓何苦惟我國  
家止戈為武謂荒裔之民得之不利於用謂贅疣之地  
取之不益於富罷橫海之戈船但遣使而存撫彼有苗

之誓猶且蹂於師旅孰大乎吾天子之怒羽林象天之  
儀衛梨園傳月之樂音帝皆是却不警不蹕從百僚之  
控鶴何其然也舜德之大臨下簡也江都錦繡亦可赧  
也織坊爛霞之金繡局委雲之茸帝不自用以彰美吾  
聖躬何其然也周德之大在位儉也商臺玉衣亦可念  
也惟我聖皇五輅不乘八鸞不駕雨則獨乘象輿霽則  
獨御龍馬何其然也念我烈祖鐵衣雨汗弗敢安也神  
禹之大胼胝四載思艱難也惟我聖皇奉坤母建隆福

正事御構五華宮不為廣殿不為奢何其然也念我先  
皇居數十年弗敢改也唐堯之大土階三尺防驕泰也  
若乃國之大寶惟忠惟孝聖皇思之是崇是尚可官也  
不以勲門不以世賞可擢也或賈或術或伶或匠開東  
閣者載搜載訪寧不起膠鬲於魚鹽拔百里於廝養國  
之大鑑惟天惟祖聖皇奉之是惕是懼瞻彗象則宥刑  
聞水旱則蠲賦百官貢香如帝親舉祇見宗廟俎豆鐘  
鼓彌天浮屠浩不可數普閱法藏幣帛金楮變陰陽者

載佐載助寧不覩景星而瞻慶雲酌醴泉而飲甘露國  
之大柄惟賞惟刑聖皇操之是重是輕或錫之黃白予  
之土田而賜之服乘非必大功也以一枝一善亦人之  
所能或釋之桎梏免之斧鑕而周之金繒非必大惡也  
以一形一氣亦人之所生掌邦典者持權而視衡寧不  
陋敝袴之韓侯隘不赦之孔明國之大本惟民惟社聖皇  
憂之靡夙靡夜勞矣哉遣問疾苦困矣哉詔卹矜寡庶  
獄繁哉宥之以洗冤貪夫毒哉戮之以懲下居郡國者

承流而宣化寧不歌康衢之謠播行葦之雅至若親  
也則諸王鞏磐石之宗分邊戍總兵戎老老也則大臣  
忘祖帳之送奉朝請食鼎鍾柔遠也至簡至易亶明亶  
聰大綱既舉大化亦洪將胥慕乎稷契孰肯附於鯀共  
不顯哉聖皇之德日盛日隆前乎百世不得軋其步後  
乎百世不得踵其踪惟其有大德之大故能成大元之  
功惟其有大元之大故能成大都之雄客曰問一得三  
云何不喜維茲三代孰得而比主人曰詩不云乎維其

有之是以似之夫元者天地之苞也德者天地之美也  
都者天地之會也微天地之大孰能比於此哉客起而  
歌曰天其玄兮地其黃兮維此大都統萬方兮天其生  
兮地其遂兮維此大德囿萬類兮天其高兮地其厚兮  
維此大元齊萬壽兮恭望闕庭頓拜舞蹈而退

登太白山賦

釋希陵

伊天地幹乎周流之妙凝為山岳以峭巍基甬東之絕  
域鎮坤軸之傾危偉標名於太白乃屏翰於王畿龍從

齊乎衡嶠崛岉配於九嶷懦夫仰窺而神慄智者涉險而討竒懷曠遠而感興時晚晚以焉追浚中情之孤潔仰先哲而遯肥超埃塵於物表世酣昏而不知攀翠巉之岑巖躡青磴之欽欹蹇樛葛之綿綿歌南風而廣綏擘蓼莪之菁菁嘆劬勞而遠思顧商丘之麥秀閔周室之黍離埃壤而骨委貞良榛路而魂埋姱姿野狐嗥而雪冥飢鳶搏而風淒恍焉在目寧不我悲南望則地連台嶽或停之如鸞潛之如蠅灌莽雜而杳杳叢薄紛而

披披優曇飛錫而揮霍王喬控鶴而離褫殮霞彤壁餌  
玉青崖或幽或隱沙烟濛迷東極則勢臨瀛渤或風濤  
澎湃海若躩踞窮陬越日本雞林之閩賈舶運珠而載  
犀鰲背屹圓嶠方壺之勝通仙絕粒而茹芝巨石灑灑  
之瀟灑洪波涓涓之渺瀰青鱗跳鱗青鮪揚鬐馬御彷  
像天吳閃屍狀如走獸或似奔獲奇奇詭詭不可考稽  
塗泥鹵而弗獲民漁鹽而貨孳千艘萬檣捕風駛馳登  
高望遠使人心疲上覩靈湫之膏沸泉脉儵盈而忽虧



鱗龍躍浪以蜿蜒或出顯而入微電閃雲搖雷激電飛  
下闕佛宮之煒麗炳乎燭龍之騰輝隆棟黻鷁而聳動  
飛棉獸鬼而躑踖銅虬遶楹彩鳳輦楣鏗鯨伐鼉音韻  
昂低集翠袍之濟濟振金策之儀儀天人駿走神物衛  
威實聖賢之所都非凡俗之敢窺春陽則萬木叢生葱  
龍歲莖異花披馥幽蘭芳菲巢林翠羽出谷黃鸝嚶嚶  
關關翺翺岐岐夏日流金松風彈絲音盈耳而泠泠文  
溢目而徽徽抗手伯牙絕聽鍾期枕流漱石忼慨忘歸

秋霜脫葉何草不萎木魅晝驚山魃夜啼豐穰蚩啖妖  
媚治夷天慘慘而壯士增憤風颼颼而遊子淒羈玄冬  
凝沍雨雪雰霏光炯晃於瓊石聲琮琤於琳枝月清蒨  
闕鶴舞瑤池步蓬萊之仙女游洛浦之宓妃垂環琨之  
的礫楊雜錯之琛縞詠來思之什哀黃竹之詞皆山之  
通乎升降之氣合四序寒暑之推移予乃周覽旣畢體  
舒神怡駕混沌之游軌追烏有之同嬉簸日月之雙  
丸眇天地之一梯鵬鷗自樂彭殤自齊不嫌盜跖不慕

仲尼是吾吾是非吾吾非熙熙宴大和之春色吾又何  
知乎牛首伏犧

天下同文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十七

元周南瑞編

論關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  
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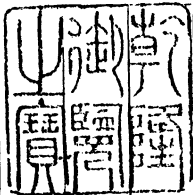
天下同文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十八

元周南瑞編

傳闕



天下同文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天下同文集卷

十九至  
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

臣

呂光復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鈐

校對官編修

臣

于鼎

謄錄監生

臣

錢黃熙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十九

元 周南瑞 編

書

寄康軍國書

盧 摯

十一月十有一日山中人盧摯頓首再拜上辯章軍國相公閣下自閣下高揖端右摯即欲專介奏尺牘為賀顧以職在列郡屬吏限域遼絕懼獲僭踰之罪作而復輟者數矣受代後僑寓僻左徒悃欵鬱積竟未能徹左

右疎慢之責諒閣下有以恕之伏惟吾相公鍾乾坤之  
奇氣負天人之粹學年未四十位極人臣得時行道衆  
所屬望而培風九萬六月以息海內搢紳先生賢有識  
者莫不昌言懇聽忼慨嘆息以為閣下進退之際雍容  
愜樂作止造次動諧榘矱信乎其為中流砥柱近古所  
謂社稷大臣者矣矧如摯者辱在知舊其向慕為何如  
摯滿河南遂來登封登封者邑崧高之麓李唐世則摯  
遠祖大諫徵君居廬川距東郭一舍而近徵君宅遺址

猶存曰盧岩者徵君讀書授徒處也其所以姓是岩若  
川者皆以大諫故拾遺李君渤退之所謂景星鳳皇者  
宋劉秘監伯壽金季馮叔獻雷希顏元裕之諸人皆徇  
徻其中地素多釋老所廬占幽勝而極清深摯時時從  
以學者五六人精舍閒館隨所之適無非樂境諸生橫  
經就列至於羽流禪客輩亦于于然而來環立拱聽跂  
跂然有趨步名教意崧民咸謂馮雷而往聲金振玉絕  
響岩壑久矣不圖今日復見斯文茲山之靈與有榮耀

雖然崧民豈真知言哉摯曷能步武馮雷也抑摯之寓  
於是其聞吾相之風而興者非耶其亦揣分揆力摯有  
不得不然者也起居之時而適也須用之簡而給也息  
物役也種學殖也悅寬閒而恬寂寞也揣分揆力不敢  
冒昧徼覬自同闢茸以獲譏吾相者也摯既放閒山水  
間得日從事文墨淫繹宿習涉秋至今近橐詩文索之  
几格間得廿餘篇非敢儕擬古著書立言者抽思自娛  
其庶幾焉適有燕便其人行色匆匆不能少待又山城

卒無好紙可繕寫今得古文一古詩五特以見敬仰大  
君子之素心爾論道之間及游藝次俾一治書蒼頭洛  
誦於前閣下伏几而聽之雖不足以當清廟之瑟較之  
吹齊竽歌楚下里者固有間矣摯悚息再拜

為潭學聘姚江村書

盧摯

大德四年歲合庚子冬十一月七日後學涿郡盧摯頓  
首載拜奉書江村先生執事摯由諸生承乏侍從遂叨  
持憲節膺一道之寄始來湘中竊伏惟念材能謏薄無

所肖似既胝卽省俗謁先聖校官箴不自揆力揣分蓋  
常以蜀之文翁閩之常袞自詭庶幾無負國家委任部  
使者勉勵宣明之意而潭學素稱多士志於殖學藝文  
不翫流俗篤好古道者莫不跼跼振躍操觚挈牘咀英  
蘊嗽芳潤以求理義之指歸辭學之統緒是正其所未  
至而難其人不惟縫掖諸生之所拳拳至於搢紳處士  
願欲喜樂者林林然亶亶焉亦莫不以得師取友為務  
為言者皆是也摯是時為言江村先生之賢向也得其

人於文字中前歲使過筠亦嘗觀道德聽言論於須臾  
之頃迄今耿耿不能忘也蓋先生之文先秦西漢之文  
而有得於洙泗濂洛之傳本六籍而支三傳左右以羣  
史諸子者也其淵粹博瞻當與王介甫曾子固頴頑至  
於近代葉適洪咨夔劉克莊諸人則瞠若乎其後塵也  
摯知先生者如此摯也言之潭之搢紳縫掖然之居無  
何摯以不習風土得疾在告瀕於危殆者屢矣移疴歸  
田之章至於數四竟未得請迨秋冬之交方稍稍向平

前月初吉爰舉釋菜之典文學諸君遂復有絳帳江村之請即輿議往司講黎生季方飭禮幣以東若夫弟子事師之勤具於別幅俾不肖者尺牘先焉惟先生慨然而來嘉惠學徒使如摯者亦時時筵跡衿佩之末以樞衣函丈日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湖湘之間文風丕變不惟此邦盛事使楚越列郡亦皆靡然知所興起異時摯獲附驥尾有光汗青之編果可以儕蜀文匹閩袞者實昉於先生豈不偉歟或者有謂先生作止語默之間靜



重不苟雖摯與諸生所以向慕依托者出於悽悽之誠  
乃輕於然諾不於再於三然後命駕則師道不尊或微  
詞婉意以自諉則摯竊謂先生必不然矣蓋見義勇為  
樂與人為善實虛焉有無焉摯知先生者如此若夫握  
瑜懷瑾以自珍佩蘭襲芳以自潔珍則珍矣清則清矣  
異乎時中者矣先生必不然矣惟先生亮之

天下同文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

元 周南瑞 編

書

答疎齋書

姚 雲

雲承手諭教督切至文義爾雅曠若復面不異結駟過  
門耳提之也焜耀側陋之望拜命之辱然不肖承賢責  
義有隱於懷者用竭誠款竊自通於左右惟長沙望衡  
浸湘秀毓異產士涵煦儒澤為碩人元夫服忠信殉節

義者具如史上稽古右文柔遠明公勞使從而使之既  
讀命奉職慨然懷古良吏庶幾往欽禮教華遠之指乃  
筮吉皮弁祭菜以禮敬諸生奔走擯相得未嘗有甚盛  
甚休又謂教民由學必立之師固宜旅耆俊植經師如  
常于閩詹韓于潮德王于鄞醇始稱尊異今勤行禮誤  
書具幣涉江越楚獨先一篠蕢之叟得毋譁嘲怪玷初  
筵乎往年鄭華子之使傾蓋須臾語耳其壅蔽樸愚已  
不自揜是年冬得篤疾日口血不乾如是三月不死亟

絕人事屏書冊收召營魄而神明異於昔矣及今見壺  
子者未必不返走也搢紳先生思其盛壯猶以為可教  
重席束帛而求之期以往哲講學之益甚矣君子之樂  
善而成美也畫龍市駿感厲隱約自有當其招而往者  
而僕非其人也況師道廢而名不可居也久矣有若代  
席致辱鄒輿任道蒙患況季世鯁生之鮮聞者乎絳帳  
之謂尤重其循牆揜耳而不敢唯唯也昔魏侯致隱士  
祿萬國人歌其恭敬猶有踰牆而避者屈穀獻瓠嘲居

士之厚不可割堅不可盛徒仰人而食盖有用之為無  
用名浮而實不隨者君子諱之愚瞽冒而弗忘不可也  
若明公逆其微詞婉讓又甚不然矣然僕徘徊而未忍  
自絕者亦復思惟海內知己如明公者幾見撰屢贏糧  
不遠千里疏達凝滯固素所蓄積也今英蕩之光七百  
里之近無遡洄涉阻之艱人生幾何會合彌重寧以老  
病疏乎劉夢得嘗言蘇味道為綉衣使者宋廣平投梅  
花賦由是延譽為聞人先後進相須理也或疑廣平大

雅不應至此石處士得書幣不告妻子朋友速於就道  
韓子譏之二賢所行皆非僕所敢從者亦非明公之所  
以望我者也丈夫感知已一諾必償於再於三敢以煩  
執事哉伏惟明公以耆儒真學士居孔融李膺之任誕  
敷文教使南服知孔道與王化遠邇聞風而興不待期  
月可也奚取於朽敝之器來教侈於褒寵厚於望待恐  
翔而舞者滋去人遠也然盛意敢不拜竊有近比昔元  
晦自閩入湘訪欽夫談辨踰月今尚在長老之耳僕視

前修猶泰山一垤無足比數而明公文學師表當代則或踰於欽夫者矣此猶願密邇攻擊者也春服既成其自詣龍門之期乎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王倪之不答盧敖之舉臂孫阮之交嘯皆道也未既於言者副墨具之惟執事亮察而已

答潭學教授書

姚雲

教授徵君足下惟近世箋記鱗幅而異列所以交於貴且長者非野人宜蒙於時賢者也以簡居敬用復於左



右幸執事察之南國价藩惟長沙定陶之孝討逆之義  
譙慙之節炳然殺青巍巍然融廩峙其專門道義之緒  
盟府敵愾之勲又融廩不得當其奇也豪傑無文猶興  
部使者宣布上指察俗宏化烝其髦士於博士文學執  
事諸賢特膺斯選夫以成均之宿彥獻宣之象賢淵源  
敷於教思薰而化者可睹已唐宋五百載岳麓甲四書  
院為孔教權輿今文化陶海內深被始湘無疑聲教覃  
流氣類興起四方孫篋吾哀獨後耳不謂謙光遠貽手

畢專士儼幣申之好辭若不翅覲敬者豈使者嘗欺之  
耶主臣主臣始僕由科舉玷科目既墮乘微學殖益落  
年來湛伏農牧消削白日應俗云云類迫而後應或嗜  
其鄙拙因謂近古何可使子布見之憲使先生身通文  
獻之統獻納禁近諮詢原隰汲汲得賢明道之寄胸八  
九雲夢不蒂芥猶不遺葑菲者良梓收瘳木富賈居燕  
石使名附家集如杜醇焦千之輩耳豈謂其誠有絕人  
者哉諸公信郭許之鑒略模瘤之醜即欲引而進之前

哲之道若庶幾粗有益於講習者豈自附於問襄從郅  
不厭不倦之義乎何陳誼之高也味其言愈益恫於懷  
者五季幅裂人文厖舛穆呂蘇尹數子取古文於蠹篋  
而補葺壞爛歐陽復大倡之晦蝕始明蓋出乎其類者  
也或人以擬長公猶正色謂其失言乃喻於蘇合與蜨  
丸乎方今舒翹侍從之臣辭命絢寓縣爾雅一代之典  
彼草趨露歌何裨風霆哉況立師之名雖壓以孟韓大  
賢猶懼不能服議者之口進瑣尾於龍門不暴腮折髻

者寡矣豈可槩世無知言者哉此僕所以芒負汗浼而不敢承者也雖然少讀朱張酬倡之作慊然想見衡湘之秀以不得及淹中稷下之門也幸部使者不忘遠謂之進而不進是褻命也岳君湘靈奇秀迫目而不見是自蔽也自蔽陋也褻命奸也敢徵二過拜命之辱束帛扉屨資則疑於無處之餽古人一雞黍期千里豈必行臚僕於踈翁神交久矣不忍一牛車耶肅使介以幣返士者曰吾師之命我有辭矣若心却之是委貺於野肆

也其何辭復於公所頓首固請反復惟念乃竊取受殯  
返錦之義而受貺焉其幣金視諸故府惟大賢察其誠  
款使得從容辭受之中則走也受賜多矣是亦君子愛  
人以德之意也意遠詞偏惟執事亮之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一

元 周南瑞 編

書

答劉英伯書

劉辰翁

辱贄書卷卷自清溪陳君來自是每見清溪輒愧愧不  
能報於是踰年又二月矣非獨藥冗客冗顧亦欲致君  
一來或勝報書云云耳而聞諭教興國恐諭久不復可  
望清溪歸亟草草圖之英伯高才妙年又雅致絕俗嗜

好不倦不惟文古字又古蓋得書三過讀讀罷急欲識  
英伯極談而異邑相望懷抱如塞非甚相愛則不敢言  
凡文必成章自孟子莊子皆成章之文也故其辨博反  
覆必自極其意不極亦不容釋然每章累千百而止而  
力常有餘若大篇江河雜以風波起伏竭人情之所欲  
言窮事勢之所必至則秦漢與諸名家合辨賦而為一  
人又非區區於辭令應對敘述間比也如此而又不達  
則不達矣今人高韓文亦其自稱道特甚在唐人衆多



中最甚達若循其意之所欲言言適盡意亦不過如時  
文止耳間有數字數句費人講說及得其用意槩不得  
不爾又非如子雲輩數數可厭為遁辭為蔽意終亦不  
得為奇耳然亦未得如歐蘇歐蘇坦然如肺肝相示其  
極無不可誦回思宋初時用意為古文者與同時負學  
問自為家者欲一篇想像不可得近耳如葉水心洪容  
齋愈榛塞矣文猶樂也若累句換字讀之如斷弦失譜  
或急不暇舂容或緩不復收拾胸中常有咽咽不自宣

者何為聽之哉柳子厚黃魯直說文最工行文最澁三百篇情性皆得之容易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雖婦人自道亦能此而不朽亦以此若皆如慟兮慟兮實所未喻況首尾聯複不自厭如左傳所謂艱難其心而有名章微豈不悲哉願英伯從是一掃削去若百行中有十行是能自喻處快讀一過亦足以不負白日矣曩在場屋時欲令考官憤憤中警發況千載而下求其文者知其心非明白

痛快何以哉此自英伯所易直過之耳尚有一恨恨英伯好奇字六經自劉歆傳寫外無一難字豈可謂無奇哉舊見魏鶴山取篆字施之行書常笑其自苦無益近年如楊慈湖畫心字文本心畫雲字在邯鄲匍匐中曲折愈不相似自學書以來鍾王眉目可喜何嘗顛倒橫豎自不可及若如彼所自為於字體則謬於經傳則乖不知何所取也三十前見文宋瑞取古文集墓誌行狀當時雖不能讀心甚異之後見石經本方悟何物杜撰

而晁公武輩不知也必欲字字為異亦難必欲字字篆就亦難放篆文作今體為古書易不易于不于竹簡乎科斗乎秦隸人無識不至此也蓋世有狂道人喜為左字彼見篆體一二如𣎵如𣎵遂欲壹施之使見者駭以為異甚可笑也聞北方蒙古寫通鑑儻識之乎即用此古六經何不可者作文作字皆一種意見亮好古甚以為賢於不好者然不若不好也豈有英伯記問洋溢竒字填胸顧能彼不能此每有來者皆俗子得清溪又得

英伯誠所願以老者故謹復出此欲言豈此而止短紙  
行筆素不喜作小字牽強殊未顛倒便舟過我作數日  
客并進所聞唐突見絕未可知惟卷卷如此不宣備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二

元 周南瑞 編

啓

謝翰林徐承旨啓

滕 斌

青雲薦牘深慚國士之知白首文盟敬致門生之謝心  
難詞絜骨已恩縻恭惟某官東道主人南州高士清時  
事業固當仲伊傳而伯夔龍上古文章真可僕曹劉而  
奴屈宋四海想聞其風采羣公傾動于儀刑生平無不

讀之書行成矩矱胸次皆可傳之學道貫淵微敷歷兩  
朝雍容一節是以首居東閣蔚昭年德之高清極北扉  
獨受絲綸之密泰山黃河其器量光風霽月其襟期國  
學諸公環侍文公之館下當代名士願歸狄相之籠中  
真能公吾道之權衡不啻司人才之命脉斌階庭舊物  
塵土餘生賈誼方肆於文才諸老或忌其少阮生稍寬  
於禮法衆人已謂之狂念艱難險阻之備嘗乃崎嶇歷  
落之可笑中逢刮目曲見盛心如切如磋乃師友起予



必躬必親而父兄教我既見未既見已不忍其傍門戶  
之栖栖特書不一書直欲使之逐臺省之袞袞雖內翰  
之愛方叔未收一日之成然相國之舉淮陰終致累月  
之達漫尋仕版方倚都門端垂褒鶚之章遽得重馬之  
價秉銓者拘牽於常調當軸者確信於公言遂玷儒林  
獲登吏選倍十顏面之甲非所宜蒙再三肺腑之盟敢  
忘所自斌敢不勉修士業益勵身修下不負所學上不  
負所知或可扶斯文之幟窮則觀其交達則觀其主期

無辱先生之門

謝有山黃提舉啓

劉辰翁

公卿久不下士可謂輕先才能不逮中人顧堪聞上獨  
安取此亦使知之公求士甚於士求公上援下不以下  
援上何汗而為之先耳何嫌而至於絕交彼將不屑以  
為名我且無言而不報但存交際亦是風流如某者枯  
木朽株死灰復溺文好文景好老已不如人公不公孔  
不丘又何有我同年四海足下家君相結淺而相知深

其身死而其言立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光遠有他  
上有百尺絲下有千載苓蜚緣無路建臺三四月薦出  
第一人豈曰秦無特從隗始棲輪生角固知推挽之不  
前繫帶還珠愈覺綢繆之無益茲蓋伏遇某官英才妙  
選雅望高情不倒展於雁門守而倒展於王潛夫激揚  
甚遠未下車則荀慈明既下車則孔文舉講貫已多肆  
先鶚表之翔又重鶴書之墮然而近觀所主稱非其人  
雖大夫薦不聞與之大夫自無過慮國士遇則當報以

國士未知所為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三

元 周南瑞 編

牒

移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乞致仕牒

盧 摯

當職伏自去歲到任未幾感觸風寒宿疾發動病態叢  
集實慮難勝職任具呈江南諸道御史行臺及移文貴  
司備申憲臺以求醫歸田為請者屢矣亦已疊奉臺檄

不蒙准申自惟弱懦闕茸重以疾病支離猥荷賸存揣  
已揆分何以得此慚悚之餘徒有策勵疲駑勉朝夕  
顧雖涓流塵土無益崇深而庶幾圖報萬分之一者似  
亦不可棲遲冥默寂然遂已也自爾以來力疾治事又  
經八九月終是大病之後精力難於平復飲啖無味不  
食自飽皮膚跋慢不能充實兀坐少頃已復昏睡今方  
首夏尚未炎熱膝理不密動輒自汗南土氣候不常時  
或風雨稍覺涼冷衆皆締綌已獨衣袂衆皆衣袂已獨

挾纊但遇陰晦腿膝注脆步履蹣跚目視昏近兩耳重  
聽心思憤憤事多遺忘當職年雖未及六十其衰悴癯  
老之狀雖年踰七十者未必至此欲望憲臺許准致仕  
養疴山藪別選賢能以代其處公私之間俱為便益雖  
古大夫七十致政却緣禮經所載四十始仕摯在稚幼  
特蒙世祖皇帝天地大造教育作成年及弱冠疵賤姓  
名已登仕版今上皇帝嗣登寶位圖任賢人以摯遭際  
先朝服勤帷幄多歷年所擢置侍從居無幾何選任方

岳敷歷中外垂四十年儒者之榮至是極矣由是而言較之古者四十始仕七十致仕者從政之年過於禮經所云者已數年矣又近代熙豐間范蜀公鎮年六十四遂致仕而歸援以爲例彼以論事不合而歸摯以謝病得請而歸酌古準今何不可者雖摯於范鎮無能爲役欽惟主上聖神文武遠追勲華尚何區區宋代熙豐之君所敢擬倫而豈可使宋獨有六十四致仕之鎮而吾堂堂聖元獨無五十餘致仕之摯也又緣御史肅政俱



為風憲之司肅清風俗條格具在即允所請其為風俗之助誠於大體有所關係當職陳乞之言即非好奇矯俗盖古有以退為進飾讓釣名者當職涉閱載籍即有此類每撫卷嗤笑以為可恥今茲移文求醫致仕既無規避又有故常欲望憲臺鑒其惓款雖未及年因病有請縣車之典得從摯始實為榮幸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三